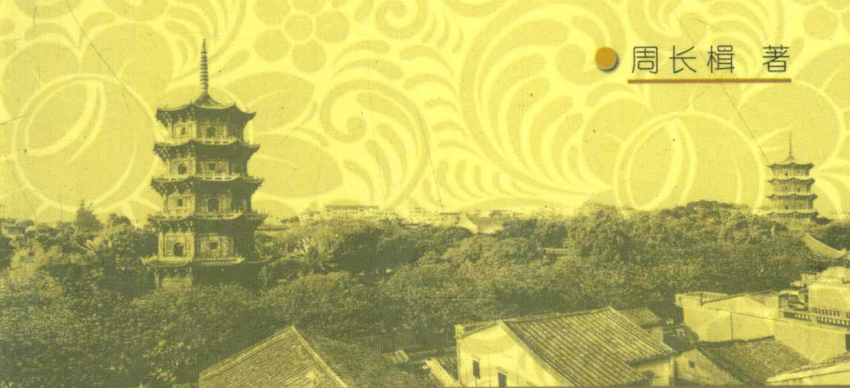


● 周长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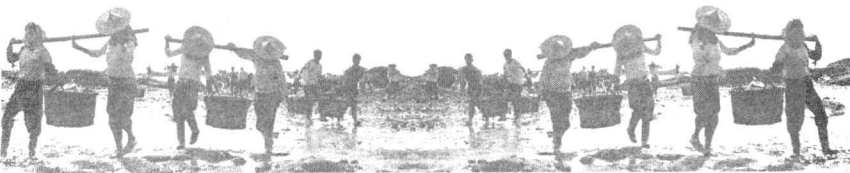
# 闽南话

概说



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SHE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闽南话概说



周长楫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南话概说/周长楫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11-06146-4

I. ①闽… II. ①周… III. ①闽南话—方言研究  
IV. ①H1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9390 号

## 闽南话概说

MINNANHUA GAISHUO

---

作 者: 周长楫 著

责任编辑: 陈力凡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社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展丽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工业路祥坂台西科技园三区 8 幢 邮政编码: 350001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6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211-06146-4

定 价: 1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总 论

第一章 闽南话的形成与发展	1
第一节 古闽地与中原汉文化	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汉人入闽与闽南话的形成	6
一、语音方面	11
二、词语方面	14
第三节 唐宋中原汉人入闽与闽南话的发展	18
第二章 闽南话的传播	30
第一节 闽南话在福建省内和省外的传播	30
第二节 闽南话过台湾	35
第三节 闽南话向海外的发展	39
第四节 闽南话内部的分区	46
一、闽台粤东区（即狭义闽南话）	46
二、莆仙区（广义闽南话）	48
三、海南粤西区（广义闽南话）	48
第三章 闽南话的基本特点	50
第一节 语音的基本特点	50
一、声母方面	50

二、韵母方面 .....	53
三、声调方面 .....	56
第二节 词汇语法的基本特点 .....	57
第四章 闽南话与闽南文化 .....	67
第一节 闽南民俗文化 .....	68
一、饮食文化 .....	69
二、建筑文化 .....	72
三、岁时佳节文化 .....	74
四、婚俗文化 .....	77
第二节 闽南的文学艺术 .....	79
一、闽南话歌谣 .....	80
二、闽南话俗语 .....	83
三、民间曲艺戏曲 .....	85
第三节 闽南地区的民间信仰和人民的文化心理 特征 .....	88
一、妈祖 .....	90
二、保生大帝 .....	90
三、广泽尊王 .....	91
四、青山王 .....	92

## 分 论

第五章 闽南话各区的特点 .....	95
第一节 厦泉漳闽南话的特点 .....	95
一、声母 .....	96
二、韵母 .....	97
三、声调 .....	106

四、连读变调	107
五、厦泉漳所属各地闽南话的特点	110
第二节 龙岩城关和漳平县闽南话的特点	126
一、声母方面	127
二、韵母方面	128
三、声调方面	129
四、词汇方面	130
五、语法方面	131
第三节 台湾闽南话的特点	132
一、声母	137
二、韵母	138
三、声调	141
四、台湾特有闽南方言词语举例	142
第四节 潮汕闽南话的特点	151
第五节 浙南闽南话的特点	158
第六节 大田闽南话的特点	163
第六章 莆仙话雷州话海南话归属的探讨	166
第一节 莆仙话的特点	166
第二节 雷州话的特点	173
第三节 海南话的特点	180
第七章 闽南话基本词语的比较	191
第一节 250个单音词语音比较表	191
第二节 40个基本词语比较表	218
简短的结论	224
主要参考文献	227
附录 闽南话部分研究文献目录	230
后记	246

# 总 论

## 第一章 闽南话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古闽地与中原汉文化

福建古称“闽”。这个“闽”跟《周礼·夏官·职方氏》里说的“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中的“七闽”有些不同。“七闽”分布的地域很广，除了包括今天的福建全境外，还包括了广东的潮梅地区以及今浙江省古为温、台、处的三府地带等地区。

从目前考古所能提供的材料表明，福建这个地域已经有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遗迹，如福清市东张的山坡遗址，闽侯甘蔗县石山、白沙溪头和榕岸庄边等地的贝丘遗址，这些都是距今有 5000 年历史的原始的特殊的文化类型。金门县发现的篦点纹陶器，跟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篦点纹陶器相类似。至于武夷山的船棺等，以及福建各地陆续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等遗物，都证明了早在夏商、西周时期，福建这个地区的先民活动，已经是相当活跃的了。

根据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和一系列出土文物的判断，多数学者认为，远古时期居住在福建这个地区的先民，应属于

古百越的一个分支——闽越族。《说文解字·虫部》说：“闽，东南越，蛇种。”这是说闽越族就是拜蛇图腾的东南越，他们是福建这个地方最原始的民族。从古代有关的典籍记载里可以得知，至少在商周时期，居住在南方的百越各部落，跟中原华夏族已有较密切的联系。

例如《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骆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八《百越先贤志》也说：“南方之国越为大，自句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败，诸子散处海上。其著者：东越无诸，都东冶至漳、泉，故闽越也。东海王摇都于永嘉，故瓯越也。自湘、漓而南，故西越也。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也。统而名之，谓之百越。”

又如《读史方輿纪要》引林圻《闽中记》道：越亡于楚后，其子孙徙居越迁山（今福建长乐市东北）。

可见，古闽越族和春秋时代越国的越族，是同一渊源的，它们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有关的典籍史料也指出，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是地域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的同族而异国。它们早跟中原华夏族及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闽中郡，有必要作一些交代。秦始皇统一中国，派大军征服南越并在那里建立桂林、南海和象郡等实施真正的统治，而对闽越和东越，并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也没有派遣官吏来管理。因为闽越和东越主动向秦王朝臣服，故王朝仅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年）虚设了一个闽中郡，仍分别由闽越王和东瓯王自行管理所辖地盘。秦末爆发了各地诸侯



的反叛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闽越王无诸和东瓯王摇也率众加入反秦佐汉的行列，所以，当汉立国后，仍立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东冶，扶摇为东瓯王，建都东瓯。可是不久，闽越王无诸凭着强大的势力，开始北向余干扩张，南下潮梅地区侵略，东对东瓯进攻。当时东瓯王无法抵御闽越的进犯，只好向汉王朝“请举国徙中国，乃悉率众来处江淮之间”。闽越王于是乘虚而入，席卷温、台等地。这一来，便激怒了汉武帝，遂令发兵讨伐。汉兵压境，引发了闽越族的内讧，汉武帝很快就平定了闽越族，同时将居住在闽地的闽越族军民迁到江淮间。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汉武帝派遣入闽的汉兵，有些可能来自中原，有些则来自吴越地区；二是汉廷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但在迁徙的过程中只带走一部分人，一些不愿意跟着走的，他们或者躲进深山老林暂且隐居一下，或者逃遁到外地暂避一阵子，等事件过后再纷纷回来，于是汉王朝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属浙江会稽郡管辖的冶县，实施真正的统治。今闽北地区发现多处汉城遗址和汉代的遗物遗迹，为汉代在闽地建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当时留在闽地的汉兵究竟有多少，史籍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可以推测得出，留在闽地执行统治任务的汉兵并不比从山林或外地返回家乡故里的闽越族人多。也就是说，闽地仍以闽越族的人占多数，入闽的汉兵和汉人并没有占优势。这些汉兵汉人带来的中原上古汉语也包括当时的吴越方言及其文化，虽与闽越族的语言和文化并存，但彼此之间相互交流所带来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古闽越族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历史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方面的文字材料。有关古闽越族语言的面

貌，我们只能从史籍的零星记载，以及今闽语方言和地名等材料里扒拉、追寻和捕捉古闽越语的一些踪迹。

例如，西汉刘向所著《说苑·善说》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令尹鄂君子皙在泛舟于新波之中榜桡越人拥楫而歌唱越歌的生动故事。这首著名的《越人歌》当时曾用汉字记录下来，并进行了翻译。歌词曰：“滥兮扑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昭澶秦逾渗。悵随河湖。”越人用当时的古文翻译是：“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可见越语与汉语是不同的。近年来，有学者把《越人歌》的汉字记音标注成上古音（用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的拟音），然后跟今天的壮语词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可能当时就都属于古壮侗语系。在记载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越绝书》里，也记录了一些越语词，如把船叫作“须虑”，把“海”叫作“朱余”，把“石头”叫作“尘”，等等。同样，这些越语词跟壮语也有密切的联系。不过，由于中原华夏语言与文化的影响，至少在先秦，吴越语已渗透或融入一些华夏语言的词语，吴越族的贵族和统治层，有不少人已会讲中原华夏语言，其中有些人甚至已汉化。

地名是整个语言符号体系中一个特殊的符号，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地名，寻找到古代闽越族地理概貌和移民史的重要痕迹和文化特征。例如李如龙认为福建含“拿（那）”、“垒、湍（畚）”、“排（牌）”、“寮（撩）”用字的地名就是壮侗语族一些语言（包括古闽越

族语言)留下的痕迹。“拿”在壮侗语族的一些语言是“水田”的意思，今壮侗语族的壮语、布衣语、傣语的读音 [na]，福建闽北地区就有 14 处地名用“拿”字。如邵武的拿口镇、拿口溪、拿口村、拿口街、拿上村、下拿坑，建阳的拿厝村、拿坑村，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大拿村，青山拿村。“畚”在壮语、布衣语和傣语的一些地方读 [lom]，是烂泥或下陷义。在闽南地区，“畚”就是烂泥田的意思，也作动词，表示“下陷”的意思。福建以“畚”作地名的也多达 22 处，其中闽南就有 10 多处。如南靖的后畚底村、畚仔底村、畚顶水库、大畚底林场、大邦畚等，龙海的加畚坑村、畚山底水库等，华安的畚尾村，云霄的畚坪村、后畚村等，平和的畚里村等。再如“排（牌）”，在壮侗语族中一些语言里是“山”的意思，福建保留“排”这个地名有 525 处之多，分布在闽西、闽北、闽中等地区。如黄泥排（在宁化）、大排（在邵武）、王厝排（在将乐）、赤泥排（在建阳）、五里排（在顺昌）、五叶排（在厦门），等等。“寮”指多用茅草之类搭盖的简易棚子、屋舍，福建以“寮”作地名的也多达 368 处，分布在闽南、闽西和闽北等地区。如牛寮顶（在漳平）、后寮（在泉州）、鸭母寮（在龙海）、白鹤寮（在华安）、麻寮（在诏安）、田寮（在连城）、竹瓦寮（在清流）、茅寮（在武平），等等。畚族是福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关于畚族，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还不一致，有“山越”说，“长沙武陵蛮”说和“南蛮”说等，不管哪一说，大抵都不否认它与古百越族的关系，很可能跟古闽越族也有关系。福建带“畚”字的地名几乎遍及八闽，有 224 处之多（有的是旧地名，今已改新地名）。如永泰的长畚、屏南的葛

畚、连江的利畚、宁德的葛畚、邵武的杨家畚、顺昌的芒畚、建宁的珠家畚、清流的林畚、宁化的洋畚、三明的吉畚、永安的浮流畚、沙县的谷畚、尤溪的下畚洋、明溪的芒畚、南平的曹畚、崇安的上畚、浦城的平畚、建瓯的下畚洋、松溪的乌木畚、政和的畚头、建阳的上畚亭、武平的黄心畚、连城的胡畚、长汀的新畚、上杭的坪畚、永定的大畚、龙岩的小高畚、漳州的后畚、华安的官畚、南靖的大林畚、平和的畚坑、诏安的大畚、云霄的上梨畚、德化的仁根畚、安溪的崎畚、南安的畚厝、同安的荏畚、惠安的雷畚、长泰的土畚、晋江的畚店，等等。

再如闽语各方言中的一些词语或构词特点，从汉语或汉语诸方言里难于考证出来。有些词语很可能就是古闽越语与汉语交融过程中留下的遗迹。如闽南话“肉”叫作 [bah<sup>7</sup>]，“精液”叫作“□” [siau<sup>2</sup>]，“女阴”叫作“□□” [tsi<sup>1</sup> bai<sup>1</sup>]，“要”叫作 [beh<sup>7</sup>]，“猛扑”叫作“□” [sāh<sup>7</sup>]，“裂开”叫作“必” [pit<sup>7</sup>]，“身子高长”叫作“𠵼” [lo<sup>5</sup>]，“凹陷状”叫作“凹” [nah<sup>7</sup>]，等等（所写汉字为训读字、同音字或方言自造字，有音无字的词用“□”表示）。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汉人人闽 与闽南话的形成

东汉末期，魏、蜀汉和吴所形成的三国鼎立，对闽地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崛起于江东的孙策吴政权，为了开拓疆域，扩充实力，巩固政权，曾分别于建安元年（196年）、八年（203年）、十三年（208年），嘉禾四年

(235年)和太平二年(257年)，五次发兵闽地。有人指出当时吴国入闽的军队有20万人左右，其中有一半左右来自北方的汉人。历经60年的征战，孙吴政权取得了对闽地的统治。为了巩固其在闽地的统治，孙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永安三年(260年)，在闽地建立了建安郡，辖建安、南平、将乐、建平(今建阳)、东平(今松溪)、昭武(后改名邵武)和吴兴(今浦城)7个县；又设立越骑校尉；还注重发展经济，尤其是闽中的海运造船业发展得很快，当时在福州就设有船坞。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也促进了闽地人口的迅速增加。据统计，到公元250年，闽地人口已比后汉光武时期增加了一倍。应该说，此时闽地的人口，已由汉代时以土著为主体慢慢转化为以汉人为主体的了。这些由汉人带来的上古汉语在与土著语言的交流中已占优势，它孕育着包括闽南话在内的古闽语的胚胎。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不过好景不长，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不久便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北方再次沦为烽火连天、残酷屠杀的战场。相对于北方的混乱局面，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却保持着相对和平与安定的局面，尤其是地处东南一隅偏僻的闽地。因距中原较远，更是得助于社会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所以到西晋，闽地从原设的建安郡析立晋安郡这个新郡治。建安郡主要在闽北，除辖原有7个县外，在晋末又增添绥城(今建宁)。晋安郡主要在闽地东部沿海，也辖及闽西，它包括了原丰(今福州与闽侯东向一部分地、长乐、福清、平潭)、侯官(今福州与闽侯西向一部分地、闽清、永泰、

古田、屏南、德化)、温麻(今霞浦、连江、福安、福鼎)、宛平、罗江(今罗源、宁德)、晋安(今南安、晋江、莆田、仙游、永春、惠安、安溪)、同安(今同安、厦门、漳州、龙溪、漳浦、长泰、海澄、云霄)、新罗(今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永定、武平等)8县。由此可见,今闽东、闽南和闽西等地早在晋代已经开发了。《莆田县志》记载莆田城郊发现西晋初的墓葬,篆有“太康八年八月”,即公元287年。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者在南安狮子山遗址,发掘了两晋南朝的墓葬17处。其中西晋1座,东晋4座,南朝12座。1984年在南安丰州庙下村发现的7座西晋初墓,墓砖的模印有“太康五年立”字,即公元284年。乾隆年间(1736—1795年)编修的《泉州府志》记载的坊庙寺观,说在西晋太康期间(280—289年)已创建白云庙。南安九日山下的延福寺也是在这个时期创建的。这些都为两晋时期汉人已在闽南地区留下足迹提供了物证。

西晋元康开始的“八王之乱”,越演越烈,加之北方异族入侵的残酷杀戮使北方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不但平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就是那些汉族统治者也同样惊恐万分,因而出现了北方大批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宗室、附庸、军队和奴仆以及平民百姓大规模南迁避难的情况。由于这种现象发生在永嘉年间(307—312年),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永嘉南迁”。《晋书·地理志》里“闽越遐阻,避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多所萃止”。就是这个“永嘉南迁”的记录。

从时间看,这次南迁从4世纪初一直延续到5世纪初历

时 100 多年，从地域看，这次南迁大抵有西线和东线两个方向。西线循汉水南下，今陕西的汉中和湖北的襄樊等地成为当时西北片今陕西、甘肃等地域移民的集散地，也有一部分人经陆路取金牛道进入四川，这就是所谓的秦雍移民。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徙动，今江苏扬州一带和南京、镇江、常州等地成为当时北方今属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和苏皖等地域移民的主要集合地，其中山东占一半以上，这就是所谓的青徐移民和部分司豫移民南迁的路线和居住点，另一部分司豫移民则沿长江中下游进入江西。

东线大规模南迁来到江东地区的移民，不但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大交流的局面，而且也使南北方言进行了汇合和交融，这表现在北来的汉人兴起学吴方言习吴风俗的热潮和江东士大夫诵咏洛下诗文的风潮。不过，由于避免南北世家各自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以及不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发生动摇的危险，一批北来的世家大族在江东地区暂驻不久，就有一部分继续率其宗族、乡亲等南下至浙东、浙南一带，甚至步入闽地以开发新区。这从乾隆《福州府志》卷七五《外纪》所记：“晋永嘉二年（308 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可以得到证实。总之，北方汉人的南迁是逐渐移动、分站行进的，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如先到江淮和长江下游的南京一带，再移居到浙东会稽甚至到浙南的温州、台州，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沿浙西经浦城入闽，有一部分则可能沿浙东、浙南海路进入闽地。当然，进入闽地的汉人，除了来自北方的世家、百姓外，也还可能有原生活在江东和浙东的吴人。从语言来

说，这个时期入闽的汉人不仅带来了北方的上古汉语，也有东吴汉人带来的吴楚方言。这一时期入闽的汉人究竟是多少，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从西晋分建安郡增设晋安郡，再稍后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又分晋安郡增设南安郡（南安郡则“地兼今兴泉漳”，即今莆田地区、泉州地区和漳州地区）来看，当时闽地的人口应是不不少的，而闽南地区的人口也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了。也就是说，至两晋南朝时期，泉、漳地区已有不少北方汉人在这里定居和开发，并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政权，闽南地区的汉人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族群，即汉族的一个民系。由于汉人已成为包括闽南在内的整个闽地居民的主体，汉人成为闽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力量也是毫无疑问的了。正如朱维幹的《福建史稿》所说“闽中到了南朝，像淮南王所谓断发文身的习俗，不再存在，而经受中原文化的濡染，才会有许多名流，来任闽中守令，例如任晋安太守的，有虞愿、范缜、刘駿；任建安内使的有刘溉、何敬容”。刘宋时，诗人江淹为吴兴（今浦城）县令，等等。正因为这样，在两汉时期已孕育的闽方言胚胎，在这个时期，更凭借着汉人为主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影响，在吸收土著语言中的某些成分的同时，已完成了对土著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和同化，形成了以汉语为主体的闽方言。这个闽方言，不仅流行于闽北地区，也在闽中、闽南地区流行着。也就是说，当时的闽语尚未分化成今天闽北、闽东、闽中、闽南等地不同的次方言。虽然闽语后来分化为各次方言是因为闽地各地区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使原来同为古闽语的各地区逐渐扩大它们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了在保留共同闽语基本特征的同时也有各地区特



点的各次方言，但闽南方言的变化是最小的，因此它也更加保留着古闽语的许多特征。换句话说，闽南方言已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我们可以从闽南话（以福建厦、泉、漳三地为例）在语音、词汇方面保留不少上古汉语的遗迹来证明这个观点。

## 一、语音方面

1. 今普通话读 [f] 和零声母 [ø] 的一部分字（古音叫“非敷奉微”声母），今闽南话读作 [p、ph、b、m] 声母，这是保留上古汉语语音的主要例证，因为清代钱大昕提出了“古无轻唇音”的论断，就是说中古“非敷奉微”声母在上古读为“帮滂並明”声母（古浊音声母“並”，在今闽南话已清化，读作 [p] 或 [ph]；次浊声母“明”读作全浊声母 [b]）。例如：

飞[〈厦门〉pe <sup>1</sup> 〈泉州〉pə <sup>1</sup> 〈漳州〉pue <sup>1</sup> ]	肥[pui <sup>2</sup> ]
夫[pə <sup>1</sup> ]	浮[phu <sup>2</sup> ]
分[pun <sup>1</sup> ]	武[bu <sup>3</sup> ]
反[〈厦门〉piŋ <sup>3</sup> 〈泉州〉puŋ <sup>3</sup> 〈漳州〉pan <sup>3</sup> ]	
饭[〈厦门〉pŋ <sup>6</sup> 〈泉州〉pŋ <sup>5</sup> 〈漳州〉puŋ <sup>6</sup> ]	
幅[pak <sup>7</sup> ]	佛[put <sup>8</sup> ]
缚[pak <sup>8</sup> ]	房[paŋ <sup>2</sup> ]
亡[bəŋ <sup>2</sup> ]	
问[〈厦门、漳州〉mŋ <sup>6</sup> 〈泉州〉mŋ <sup>5</sup> ]	
望[〈厦门、漳州〉bəŋ <sup>6</sup> 〈泉州〉bəŋ <sup>5</sup> ]	物[but <sup>8</sup> ]

2. 今普通话读 [tʂ、tʂh] 声母的一部分字（古音属“知彻澄”声母），今闽南话里可读 [t、th] 声母。这是保